

# 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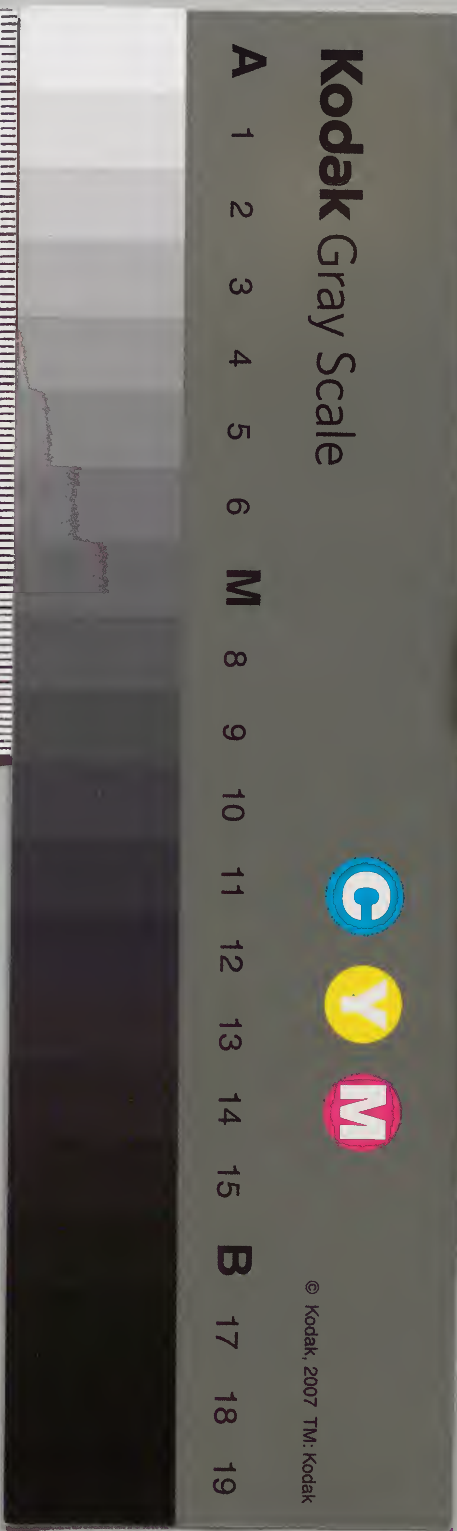
一之二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漢	11242
番號	冊數	4 ( 1 )
函號	363	21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242	
冊數	4	(	1	)
函號	363	21		

36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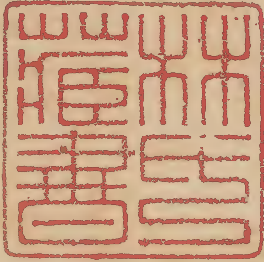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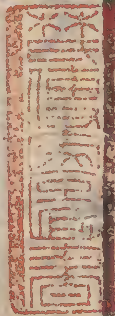
重刊唐集序文

舊刊有唐集行於世不知集於誰氏一日黃司空廐山先生出以脈燦曰予讀之乎燦曰未也先生曰是集所載東疏亦識狀論書畧其遺準燦是之皆在

304-21



重刊唐策序文庫



舊刊有唐策行於世不知集於誰氏。一日黃司空蕨山先生出以眎燦曰子讀之乎。燦曰未也。先生曰是集所載策疏表議狀論書畧其體雖殊要之皆為國

家畫奇吐良之遠謀可讀也然  
其製之純駁則在善擇耳燦唯  
唯即歸而讀之歎曰集者其有  
心哉有味哉先生惠我多矣先  
生聞之喜復命以授其子華華  
亦有得新其梓以授天下燦遂

以是為之序云

正德十有二年歲在丁丑二月  
新安晴雲生汪燦書

增注唐策目錄  
卷之一  
一 徵書  
平遠安邊  
下 征下丘三  
云

增注唐策目錄

卷之一

策

裴均賢良策

休兵息民

法令輕至

求賢審官

柔遠安邊

盛王訓事而下

聖人酌天道而行

周漢唐刑錯之風

法令教化

選舉在乎至公 賈誼嚴尤晁錯克國之策

平西戎有二患

牛僧孺賢良策

求賢咨諫

中代已还欲治未能務農崇儒序賢

井田限田之制

取人命官

由功而異治乱

窮神于天人之際

天下之治在君上奢靡則侈物貴

上疎賢則巧諛進

上不以義則義者何由而進

萬乘之心形天下

教者之弊原于法令不行詔令不信

受田方今乏急弊

縣版籍以禁游墻

守業者固則均田寓其間

仲尼取士之科

取士命官察其才行

德行吏治別為二科

脩人事以序天道

禮移靡

壽群生仁雨性

持盈定傾之難

### 元稹賢良策

思賢求以濟治

常世教者之弊

主父偃分三子弟

管仲內內政

元帝優游

光武責課

古者以言試納

漢唐策士不得用言之實

天子以策濟人

高祖太宗撥乱致治

明皇始治終乱

將吳禮樂必先息兵

不農而食

漢元尚儒光武課吏

唐堯植舜禹而種臯陶

通經文字之科

迂次進拔之用

禮部以兩科求士

吏部設三試任人

戴白話開元之政

卷之二

策

白居易賢良策

文帝明聖賈誼忠讜

聖王思至治求至言

太宗神武之姿

正觀開元之禮樂

疲病因緣

安黎元先省征徭

齊仁富令漢用推恩

王道秉樞托要

舜先有為而後元為

唐虞垂衣治天下

君得君道臣得臣道

思賢能以濟治

聖主制欲於未萌

保邦於未危

劉蕡賢良策

哲王尊下以立本

京師詩夏之本

大孝明教之原

夷吾輕重之權

元凱考課何先

叔子克平何務

詔幸且言極諫

非大德之中庸

請言存亡之變

元者氣之始

王者始終法天

宜先慮者四

人君辨元居正

官闈之將變

社稷之將危

天下之將傾

海內之將亂

御便殿詔賢相

堯舜任九官天下治

百姓性不可不知

上明之憂在旦夕

近忠賢用正百

君子之先修已

君以知人為明

欲氣之和在導性

貴有恤人之心

願廣三時之務

願嚴考課定選序

因井田而制軍賦

百官目

古者兵農一致 太宗修節大制 復成周之制  
國家貴祿賤能 刺史理亂之本 彫鏤不蓄私室  
号令理国之具 陶鈞之道在擇相 保定之功在擇將  
卷之三

論

李百藥封建論

周過其數

周鑒夏殷之長久

秦莽先王之遺

建万国親諸侯

虚心受納直言

擢明經於青紫

四道邁往初

徐彥伯樞密論

言語君子之樞機

言者德之柄

屠哲之言猶天地

德音滿天下

盧藏用析帶論

圣人法象天地

因之將與聽於人

高宗修德亦天象

礼者士之所歸

修人事

劉禹錫學校論

貞觀李舍千二百區

元帝議罷郡國廟

議罷州縣春秋祭

可復正觀之風

議

元結時議

書目

四



議往年逆賊狼扈

議奉天子拒凶逆

議圖太平

杜佑省官議

省官誠救弊之切

欲致治者先正名

任考常調

書曰

于志寧諫承乾太子書

不停末

鄭衛淫声

張玄素諫治洛陽宮

素皇逆天害人

天下不可以力勝

五不可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書

周太子有穢德

隋太子驕肆

龍樓望苑之侈

卷之四

帝承慶諫太子書

太子國之本

人非食死以全生

明君為天下憂

臣竭忠子尽孝

有少陽之位

陳子昂諫龍裝吐葉書

東漢亂始諸卷

吐蕃不可幸襲

屬佐廷奉之願

除道待賦之驗

得卷也不足耕得卷財不足富

茲臣以羗為資

蜀士不知兵

務德不務刑

表楚定客規魏元忠書

安天下先正本

安天下道曠一失

公孟勉男賊二失

縑衣游食三失 倡優授官四失 為人擇官五失

閹豎耗府藏六失 外戚不助養七失 州縣察選進八失

政出多門九失 非才食祿十失

李嶠咎時書

建官不可濫 守位曰仁聚人曰財

崇作寺觀 十道訪察 太子正天下定

主信臣忠魏之寶 省玩好以訓天下 賢智心有所師

宋務光大永上書

聞過且拒諫亂 天人相與之際 王者郊禮天地

備禦存乎人 霖雨閉坊門 更化以身先

擇賢能建儲副 遠使入親有德

韓琬論政書

國安危在於政 正統未改聖道 仁義百行之本

聖人防未然 是其在授官

柳澤言事書

齊宗神聖勇智 請東宮置拾遺補闕

去寵愛之大甚

孔璋救李邕書

朝主舉能拾遺 願代邕死 國事敵七國之舉

高郢諫營章敬寺書

大孝與天同極 元帝謙罷郡國廟

大農有確酷之弊 孝在承天地 夏禹卑宮室

武帝窮末士

元稹論輔道守太子書

三代之君仁且久 成王所近聖賢 兼備保之位

選道德者十八 正觀師傳皆宰輔

卷之五

疏

馬周上疏

言大安宮卑小 諫幸九成宮 諫蕃國罷封嗣職

聖化以孝為本 皇帝親祠事 名器不可假人

馬周又疏

世教長短由德厚薄 儉於身思加人 今徭役相堯

光禹之景節儉 武帝奢侈 今服飾靡麗

前代之所由長 正觀本貴而人諂諛

毋彊飲以資寇 儉以息人 動人以行不以言

寵過諸王之恩過厚 帝子儉賜无極

在刺史得人 守令選賢德

魏證陳時政得失

刑賞之本在懲勸 今刑賞重喜怒 州牧上下其手

唐書目

張湯重其心 以供帳罰人 諄則安動則亂  
守之易得之難

### 諫作飛山宮

隋恃富強不虞後患 安文早信德之上  
躬其舊為次 甘心後靡為下

### 陳事疏

德禮誠信 待下未尺誠信 同心為用告許為公  
毀譽在小人督責加君子 君子不无小惡  
小人時有小善 管仲對威公害伯  
穆伯不用間偷下鼓 待臣下以德信禮義

### 十漸疏

十漸不終 市駿馬訪惟珍 畏民而具役  
縱欲勞人 泥小人疏君子 上奢靡廣力役  
讒佞得幸守道疏間 田獵畢弋  
奏事顏色不接 長傲縱欲無事具兵  
民疲於役 災異之戒

### 魏證十思九德疏

本固木長源浚流遠 殷憂道著夏德德寒  
十思 九德 不言而紀

### 卷之六

魏玄同選舉疏

取捨清素

周官不專六職

漢任六牧守

魏晉始歸吏部

在官不可无李

用人如用財

不擇舉者責所舉

劉祥道選舉六事疏

一取士多且濫

二取石人多而官少

三勸獎之道未周

四舉秀才

五用人久其職

六无專責曹吏

陳子昂勸興明堂大學子疏

元氣王政之大端

先王以人通天

唐虞禘祫和之得失

文武誠信幽厲乱常煬帝宗廟為墟

明堂和元氣睦人倫  
大孝政教之地

建明堂與天下更始

不教其見太平

薛登選舉疏

取士先敦朴後雕

漢法求士觀其行

魏晉梁陳附取士

率士皆稱覓率

官副行則賢不隱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

子產為政累年成吏不久不究力

明主有勤天下志

為吏長子孫

刺史未四考不得迁

官不必備惟其人

官多不盡務

才堪拔宰上佐並以迁授

內外有徇貨接晉之心以弊論廢不賜滋齒

常嗣立諫營寺建官疏

營寺累年不絕 願息重困 宜得其久天下治

取人未試而迂 刺史縣吏治人之首

願有司精加汰擇

辛未日否論濫爵營寺疏

古之建官不濫 愛一女取三怨 君以人為本

損人害教非佛心 夏商周有道之長 緩所急 所緩

致人毀道 一寺當宮莊麗

辛未日否論科封營觀疏

太宗待至節之難 中宗忽先帝之化 法太宗則安

法中宗則危 營寺觀費百餘万 停觀以須豈年

卷之七

吳兢勸聽諫疏

封事謗木比 人生開情抱諫諍 士以諫言為戒

帝王莫盛於納諫 忠諫有益 煬帝諱亡增諫

太宗好悅至言

張庭珪大旱疏

陰陽愆候九穀失稔 願察禍福之門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漢不示東平征賦書 西戎不可貶經典

公主當用夷禮

請去春秋

張九齡重守令疏

殺教婦天旱

刺史積資而得

此庶國家之本

國家賴智能以治 欲治之本重守令

又言選士疏

不其本設巧於末

法弊於不變

一詩一判重是非

用人不可不第高下

柳澤言後斜封官疏

神龍網紀大壞

斜封官皆僕妾私謁

姚宋為相邪不如正

輕用名器

獨孤及陳政疏

召問集賢殿

先設謗木於五達之衢

敵替建太平之階

師興十年不息

宜反躬罪已

減兵以贍國用

陸贄請釐革賦稅弊疏

一曰賦役之法

二曰播殖以不成

三曰廉使奉正之能

四曰明君不厚所資害所養

吾所儲唯代相養

六曰古者一夫百畝

杜佑討論吐蕃疏

圣主不疲內事外

馮奉世斬莎車王

灵怪步斬突厥

元積諫諍疏

治亂之始有萌象

治之萌象

亂之萌象

太宗厚賜勉諫

進計者歲无一人

條上十事

卷之八

表

房元齡諫伐高麗表

臣上吉所不臣

知進退存亡

以人命為重

許高麗自新

敬暉請降諸武封爵侯武帝朝

帝王歷數應五行

三聖重光布德

則天封建武家子孫

唐宗恩德之盛

皇明反正而諸侯封建依舊

韓愈佛骨表

佛法自後漢時入中國

中國有佛尚矣

古者君民壽考而中國未有佛法事佛求福遂更得禍

迎佛骨

小民做効事佛

韓愈潮州謝表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

守令奉承詔條

邇現遠惡

為文論述功德

憲宗掃除藩鎮

狀

陸贄關中事宜狀

唐目

十一



畜威昭德

居重馭輕

王畿四方之本

府兵得居重馭輕之意

乾元失居重馭輕之權

關中太原四軍

兵戰不敢輕用 立國安危在勢任事否在人

關中王業根本 棄重取輕

陸贄論馭遷幸之由狀

閭里不寧

郡邑不寧

關畿不寧

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

天命在人

得道則與

新聖化以承天休

卷之九

陸贄請對君幸臣論事狀

帝王莫盛於光

母以承虞妙大道

王者賴人誠自固

民至愚而神

及已而後及人

誠信不可斯須去

成湯改過宣王補闕

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

從諫帝至之大烈

不宜梗進言之路

恒情所輕至人所重

九弊不去

知先舜所病

治天下務得人心

陸贄論尊號狀

皇帝德合天地

尊人理物謂天子

秦兼皇与帝

人主輕重不在名

一幸而二美從

陸贄論赦書條狀

禍亂之暴

叔群心在赦令

改筆科條

改過行善為難

陸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聖人遠制而尚廉

天子与天同方

瓊林大盈古无傳

珍貢私別庫

公共人樂從

出二庫貨賄賜有功

陸贄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當今所病在爵軒

立國惟義与權

實利虚名

献瓜果得厚賜

陸贄論賜渾瑊詔書取散失内人等狀

當今所務不可移

陸贄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国朝之制

開元格令

桓公問宰霸

輔相多出臺省等官

武后知人之明

以精失上

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議者忽所易畧所長勢有難易事有先後

戎狄之長

中国之長

有六失

罷防秋者折而之三 連文武大臣為元帥

奏

陳子昂奏八科

一措刑

二官人

三知賢

四去疑

五招諫

六勸賞

六勸官

七息兵

八安宗子

對

陳子昂對三事

九道出使不見其益 堯舜不下席而化 刺史縣令政之首 天下有危機

諫

朱敬則羅織獄諫

李斯相秦

不知變之禍

陸賈叔孫通事漢

知吏之善

任義美于臺廬

下吏奉命更始

薛登諫絕四夷

三王是漢魏非

八侍被其過

匈奴寇境中國心

繁徒侍子

卷之十

言

高郢復上言

聖人不為可名不為有功

杜牧罪言

上策莫如自治

中策莫如取親

下策為狼戰

封事

魏元忠命將用兵封事

文武二柄其道一

何世不生才

漢文不知尚廣之賢

妻為王者大事

將必智為本

將帥不在家世

黃霸軍國之紀綱

辨民間言馬

略

李嗣條復太平大略

救夏侯澄等不誅

蜀賦十萬

不受女樂

用忠正屏邪佞改稱法華等六事

箴

張蘊古大寶箴

至公无私親

夏王二饋十起

周文小心

如衡石如水鏡

窮神尽性

李義府承華箴

固本家慶

通類

孫伏伽上三事

隋不聞過夫天下

左右史書言動

郤猷

罷散樂

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

高馮上五事

擇八座温厚脩潔者

諫帝言錄

勳威貸息出幸

增官京賜

增注唐策目錄卷終

增注唐策卷之一

策

裴培賢良策

字弘宗德宗貞元制舉賢良增為第一

皇帝若曰朕獲承天序欽若明訓嚴恭夤畏

十有六年而大化未流大撲未復五刑未措

崇曰書舜典五刑有服孔安國注墨劓剕宮大辟也五教未敷崇曰數

在寬注布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同上是用申詔羣公卿

士詳延謹議予大夫發所蘊畜宜悉心以對

昔先王之經國也修戎備戒不虞崇曰易萃

戎器以故靖亂以師止戈為武崇曰左璋曰  
夫文止用輔文教崇曰前刑法志輔職臻乎治  
安當今方夏甫寧甲兵僅戢朕深念黎庶久  
從征役尚多軍旅之勤未復農桑之務思與  
休息致于康寧俾安其居咸樂其業敦本以  
足食厚生以豐財明禮義之節興廉讓之道  
廣忠利之教銷征伐之源使王澤洽乎人心  
和風暢於四海內備本末當舉而行至若執  
禁御人在申法令因時而用損益不同國家  
所定科條皆參古制著為常憲頗積歲年或

輕重之宜於今乖當或有曠之典循舊難行  
思酌其中佇聞公革致治成俗必由於教求  
賢審官務得其實今春鄉選士未抑浮華吏  
曹擇人先取資序國庠雖設冠履或濫甄文  
頗行雅頌猶闕將向以革選用之法明道德  
之宗陳詩而辯其風考言而知其行必敷旨  
要用正源流柔遠之道安邊之略歷代以來  
議者非一賈生五餌以何為得崇曰本贖誼  
五餌三表以係單于賈誼新書謂愛人之狀  
好人之性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  
實已謂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  
賜之誠服車乘以懷其目賜之誠食珍味以

懷其口賜之以樂婦人以懷其腹於來降者上以高堂  
遂守倉庫奴婢以懷其腹於來降者上以高堂  
幸以懷其心此五節也嚴尤三策以何為  
上崇曰唐突厥傳序劉駝以為嚴尤三策而未  
得其詳班固詳而未及推其至當周得策而秦  
也矣其中漢策秦長城中夏以綏四方周策漢  
以故曰女嫁單晁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錯曰  
守邊備塞勸農力陳當世急務二事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然令遠方之卒  
守塞二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  
者復為一城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卑人及  
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告  
賜高爵復其家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  
而心畏胡者充國之議靖邊舉明其要崇曰  
擊先零羌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故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因田致穀一

感而事下

成者虜相畔之勸二也居民不失二策三也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漕穀以賑羞虜  
五也間暇伐材繕治郵亭六也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驚  
亡大小斤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陁中道極令  
可至解水以制西域十一也大費既省益後  
施於事實當擇可從舊章有非便於今時典  
或不師於古弛張之道成著于篇無隱所誠  
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謙而上行  
崇曰韜謙則天之經故雖盛王必詢事於下法  
地之義故雖狂夫必進言于上伏惟陛下統馭

聖人酌  
天道而  
行

萬國十有六年炤之榮光幽昧无不明昭時昌  
以和氣廣驚无不懷溟波未收物性常遂猶慮  
國事多缺皇猷未熙降綸旨以懲賢肅宸嚴而  
問政周易乾乾之義臣何敢知孳細曠鞫鞫臣  
之經術不足以討論臣之智能不足以圖議安  
可以識陛下之高問而奉承之聲其微淺昧死  
而對制策曰朕獲承天序宜悉心以對臣聞君  
子所貴乎道者貴其不已崇曰記哀公問哀公曰  
天之道也而對曰貴其不已也是天道也聖人酌天道  
而行者也亦貴其不已中道而易廢則无成功夫

為數始於一二其不已也萬物之多可以計焉  
夫為度始於分寸其不已也八表之廣可以揆  
焉故含垢著誠有時而化貴德賤財有時而朴  
以明慎用獄有時而措刑以孝慈訓人有時而  
知教行之不至而又行之則無不至矣伏惟陛  
下建中之風凌邁古始肅若秋令照如春陽邦  
君諸侯率回心而向道公卿大夫咸克已而復  
禮是皆成康文景所不能也伏願陛下執之如  
始又不能禁禁之道不在於彼在於此此先  
王所以臨之以敬使之以和懼其未也故選建



周漢唐  
刑罰之  
風

明德以為師長人於是乎阿使也而不為姦兇  
不為姦兇則不用刑法是以成康之際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時武帝策仲舒制威不虛其  
此之謂乎至漢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寶位  
自矜不以洪業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仁風  
和氣何往不化化治政成即人人無不歸心無  
不稟令故漢文决獄纔及四百崇曰前刑法志  
嗣至於斷獄之風太宗斷刑不滿三十貞觀四年  
天下斷死罪仁之至也詩曰人之質矣日用飲  
食際詔天言治定而無為也然則今法令立貞

法令教  
化

觀之法令也其間損益曾無幾乎事在昔設之  
而姦改今用之而姦生將俗偽風醜未臻於不  
變豈或公或革未得其中道者也然臣所恠者  
刑部大理共執繁文御史臺實持常憲以肅僚  
吏以齊蒸庶蒸庶已上皆自避其法令貴其苟  
免莫見承其教化至於知耻臣小人也所聞所  
覩亦惟法司憲府而已未識教化之所由也惟  
隳使科條不獨用禮樂以相成則宥贖之等差  
輕重之宜適事更入聖義冠千古臣之敢議其  
公革者乎如或議公革贖聰明者是皆狂生瞽

說欲示陛下已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以求進也伏惟陛下勿庸之事則不備禮樂不承教化繁其刑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卑其墻垣欲人之不踰也故曰繁與省不足道者爾制策曰春卿選士未抑浮華吏曹擇人先取資序國庠雖設冠履或濫藝文頗行雅頌循闕將何革選舉之法明道德之宗者臣聞五帝三王之光宅天下保乂黔首俾八表之俗並稟於淳和萬姓之生畢臻於仁壽非耳目之所能視聽非手足之所能挈提蓋率衆賢而共成之

意欲在  
早至公

也然則選賢之術自古為難大抵使鉤異不與潛濫不作人知其舉賢者必賞蔽賢者必罰則人汲汲於求賢矣人知其為善者必進為不善者必退則人孜孜於行善矣如是立教化之源豈選舉之道而已今陛下以禮部所貢本於文字而行業不彰矣吏部所集繼於資序而俊又不至矣然行之以久改之未可但願陛下精求生者委以擇焉今窮經者必能通聖人之志輔明生之治然後選之策對者必能察百姓之安危陳一時之利害然後舉之則翫空言者無因

而至飾辨藝者無得而升矣使天下之士皆知不可致之以他物自然求之於厥躬斯迺矧趨競之風勵生徒之志子衿之什不作矧趨廢拋不繼馴棫樸之詠有聞矧趨必曰至公乎如或不本於此但勤於彼雖鄉校日益國學歲貢臣謂之難矣若吏部者格文寔密踰濫滋眾足以擾多士不足以防姦人伏願陛下踈其條目簡其簿書使有司得自施其藻鑑然後責其能否斯救弊之一端也然臣終以此為常事耳足以求常人未足以輔陛下之烈

四科

光今若令百司及州府長吏各擇其群官庶事之尤異者歲貢之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文學四曰武略是四科者有一於人則可以舉薦於陛下隲是而任用之觀其行事驗其成績則賢與不肖斷可識矣舉得其人增秩賜金以賞之失其人左官黜賞以罰之重賞罰於得失驗遠効於他時則不復謬舉於人而連辰於已也此所謂相責以求賢相保以從政謹閑梁而息浮偽也如此足使長吏用心以祈寵錫多士進德以求聞達上無虛授而下無素餐矣陛下令

在職未  
及三年  
不在案

長吏考之於鄉黨采之於州縣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斯所謂以萬人之耳目達一人之聰明也  
其在職者未經三載寓居者未及三年並不在  
此選何則未究其作事之始終行已之情偽也  
又所舉四科必以人廉孝悌為之質素然後旌  
別藝能為之科第耳此炎漢選士之通方也如  
是則庶乎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則事得其理事  
得其理則人安其業人安其業則天下之務成  
矣天下之心定矣務成則不擾心定則不爭不  
擾不爭而太平不洽未之聞也道德之興雅頌

之作或由於斯制策曰賈生五餌以何為得嚴  
尤三策以何為上晁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充  
國之議靖邊舉明其要臣聞夷狄之為患久矣  
故猾夏載於虞書崇曰書舜典蠻夷猾夏載於虞書鬼方播於  
周雅崇曰蕩詩內夷于鬼方降及秦漢迄于聖朝攻  
守之略是非之論雖動万變然卒歸兩科何者  
中國積實下人康樂歲犯亭障未足為虞中國  
困乏下人愁苦日獻琛寶未足為慶故春秋內  
中國而外諸侯內諸侯而外夷狄非王者之法  
不一乎天下言致理之道自近者始也賈誼五

賈誼五  
充國之

餌俱未得也匈奴之心腹耳目雖則壞矣諸夏  
 之人財物力畜誠耗矣此帝王偷安之計非持  
 久之道也嚴尤三策人以爲一可采也侵徧則  
 驅而遠之遁逃則守而備之此帝王御戎之要  
 經靖邊之大略也晁錯之論欲塞上之人輕去  
 故鄉欲之新邑此誠大計可以遵行充國之議  
 欲令塞上之卒不煩國用不耗軍糧此實深思  
 謂之嘉畫崇曰以上並見策間注則陛下之及此問也豈  
 不以西戎未平乎若西戎者臣伏見陛下境土  
 之兵衆矣邊塞之將多矣但令有所統一無所

四夷  
有患

關道則凱樂之期可依而望也然臣之慮以爲  
 節制之臣不思大勳患失重任始焯焯也不齊  
 心以撲滅及赫赫焉即離心以顧望此一患也  
 又城池高峻矣器械精多矣卒有出攻入守之  
 便恐無芻蕘糗糧之積此二患也二患既除則  
 制遠之術盪蕩之方盡在於聖朝矣制策曰舊  
 章有非便於今時典或未脩於古弛張之道咸  
 著于篇臣伏惟皇家之舊章無不便於時者但  
 陛下未舉而行之矣陛下今典無不合於古者  
 但四方之臣未勤而守之矣臣願陛下行貞觀

之故事則至治必化嘉言必聞矣四方之臣守  
陛下建中之明詔則制度有常風教不敗矣

牛僧孺賢良策

憲宗元和初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躰上聖之資御太  
寧之時猶懼治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  
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授多  
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  
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崇曰易繫窮  
知化德窮感經文緯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

求賢

求賢  
還欲治  
未能

務農  
務農  
務農

源明目達聰用視聽之表崇曰善辨明斯  
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  
乎自中代已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  
效難章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  
欲導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  
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  
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為非  
而抵冒常不息其所繆鑿豈無根源爰自近  
歲仍敷大澤驪所墜沾濡必同條瑕穢以導  
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稅以厚農室

井田之制

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孟行輸勞者未又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之材之歎未綴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崇曰孟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之名口有常數崇曰前食貴志武帝時民皆夫本董仲舒說上

井田之命

曰秦用商鞅之法作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貧者上立錫之地漢吳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今疆畛相接民名田以賸不足墾兼井之路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術何如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行下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事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准而更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向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有

由功而  
吳治

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復勿井以備朕意

武策董曰科別  
其條勿復勿井

對曰臣聞帝王有大功所以興治亂昔夏禹治

水土救滔天之災功成而憂勤德冠於三代此

由功而治也崇曰書舜典曰禹治洪水

襄陵下民昏墊子乘四載隨山刊晉武帝躬儉

木決九川距四海濟吹滄距川

于初有平吳之勲功成而驕紐逆生於胡羯此

由功而亂也陳曰咸寧四年羊祜病未入朝華

統同籌策祐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

肅將右曰吳兵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

慮耳大康元年吳平吳事游吳息於政事掖庭

將滿人常乘輝輝灑地以引至便晏寢宮人

基創化導民絕練綸之貢去彫琢之飾事修武

用思啓土疆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雖

登封之禮讓而不為而驕秦之心因斯以起元

海可除卒令擾亂善始於初而忘令終於未

今陛下御天下四年矣天威震震封豕梟戮海

內服陛下之功矣然忠智仁勇者咸攘臂自奮

以觀治於陛下賜臣之策乃懼治之之不至動

之之不中下以警風波之虞上以思負荷之重

此誠大禹憂勤之同志也微臣敢不再拜而稱

萬歲至於贊文武之業通教化之原窮神於天

人之際達聰於視聽之表此微臣之志也制策

窮神於  
天人之  
際



天下之  
治在君  
播上之所

曰自中代以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  
難章明莫不欲還淳朴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  
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  
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  
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  
息其所謬懿豈無根源者臣聞風俗之厚薄天  
下之侈儉雅正之進退法禁之弛張揔其根源  
在君上之所措耳大凡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  
上而行於朝廷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  
者臣聞中代已前卑宮室以教天下故天下穴

上奢靡  
則後物  
貴

居而不羞菲食以教天下故天下菽食不怨  
語焉吾無間然矣  
乎鬼食卑宮室而盡力  
非飲食而致孝中代以降  
則不然土木之工畫繪之巧雕墀鏤砌洞達於  
千門之間珊瑚琳珉晶熒於百柱之內而掘土  
畏不濬築臺畏不高苑囿畏不奢狗馬畏不足  
教於人則曰還朴復古其復乎哉則曰遵儉  
守約儉約其可行乎哉此所以澆風扇而侈物  
貴者有由然乎臣又聞中代已前以不專之德  
御臣下故佞邪退而忠直進夫不專之德豈造  
次而已乎所謂堅甲勁兵不令專任詢諮應對

不令專權夕處朝遊不令專侍俾無專任則輕  
重得以相臨俾無專權則輕重得以相制俾無  
專侍則賢良得以相參此所以佞邪無所入忠  
直無所退中代已降又有甚於此謂之宰輔不  
見於涉旬謂之公卿不見於越月處之諫列不  
見於經時目之侍臣不見於終歲若然者雖有  
小人安知而遠之雖有壯士安知而近之此所  
以巧諛無所退忠直無所進者有由然乎抑臣  
又聞中代已前進廉耻而必用故不義者懼斥  
非遠而必禁故抵冒者稀中代已降剛不然寵

上疎直  
則巧諛

上不以  
義則義  
者何由  
而進

諸侯之位未嘗因功故疆臣憎狃矣接百司之  
情未嘗盡幸臣專命矣待工巧之徒或過於  
縉紳故竒技爭先矣黜諫臣之官或因乎獻言  
故忠賢盡黜矣若然者盡其不義矣義者何從  
而進乎縱其為非矣非者何從而息乎此所以  
廉隅不修而抵冒不息者有由然乎嗟乎六者  
為政之本者也陛下循中古之上其化由于前  
循中古之下其化由于後綜其源而正於繆者  
唯聖人乎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  
墜沾濡必同糝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

卷一

十一

下  
萬乘之  
心形天

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久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其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其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聞丈夫之心可形於一家千乘之心可形於一國萬乘之心可形於天下又安有明天子在上而有難濟之道愈

數者之  
弊原於  
法令不  
行詔令  
不信

失之事也臣意者法令未必行詔令未必信耳臣請舉一者以明之臣伏見陛下三年之中兩下赦命豈不有交易改殊之禁乎是欲同天下之風也豈不有權酷停止之令乎是欲蘇天下之人也豈不有雕墻峻宇之憂乎黃冠緇衣之慮乎是欲抑浮墮之人省無端之費也今者自晉而東厥錢用青金自河而北厥錢用黑金是殊異之禁不行矣涉淮而南浮浙而西復權筭斡厚利是恤人之令不行矣舉京師之坊近百數坊有寺僧土木之工無已丹雘之飾不息有

唐一  
司准制條格一無可觀徒使髡髮賊夫腹非于  
我是省費止姦之令不行矣夫同異之禁不行  
則陛下之令出于彼而止于此雖謂日敷大澤  
改行者焉得而聞乎恤人之令不行則陛下之  
恩布於此而止於彼雖謂省徭役臣不知徭役  
之必省乎雖謂蠲田租臣不知田租之必復乎  
則勞者未久農者未厚又其宜矣省費止姦之  
令不行則陛下教勸於此而革於彼也夫人飢  
寒於中則姦詐興於外姦詐興於外則鞭笞格  
秦之不暇孳孳又安有思於學者耶此所謂未

受男  
今之  
弊

富而教陛下謹於容容而必行則法令脩明於  
於有言有言而必復則政之光大於是乎  
於上則天下之令考績而自彰又何  
庶工之績不立乎言信於下則天下之才叙遷  
而必至又何有乏才之憂於終食乎又況陛下  
勤求之意如是而至則俗之不變豈其難耶又  
在陛下今日之言必復之耳制策曰周之受田  
有經制漢之名田有常數今疆相接半為豪家  
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奪富以禪  
貧將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術  
如何臣伏見受田之制方今之急弊也昔周人

縣版籍  
以禁游

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踈而未  
可行陛下索臣以酌中之道臣請原其弊而詳  
其術臣聞古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七章不出戶知天下不窺壩蓋以人不游墮而見天道是以聖人不行而窺壩蓋以人不游墮而  
籍書通也今國家版籍不懸迁徙無制牧人者  
以急就其稅役克副於公限而成績立矣故鄉  
有孔跽皆生終身而亦不可知也况於游墮之  
人哉版籍不懸則墮庸不復墮庸不復則田萊  
荒榛田萊荒榛則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  
專其業於是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今

唐一

廿六

守業者  
則均其

陛下誠能詔天下一胥市吏隨入所在皆備黃  
籍來者根其從去者審其方居者詳其業疾者  
籌其數時貢籍于縣歲貢籍于州州與縣相聞  
以困其游者而廩其窮者貢其業者孝者優其  
食也志不業而食則盜論而司敗督察之若是  
一人游墮一鄉棄之則守業者不得不固游心  
者不得不懲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  
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  
併吞以專厚利困小澤以富貧人若然則均田  
之方隅其間矣又何必奪此而與彼然後為損

益乎制策曰取士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  
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  
而徧知不以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  
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者  
臣聞仲尼取士之科其目有四德行言語文學  
政事張曰語先進德行預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子張曰語先進德行預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固以用之不同科變之不同道耳今陛下  
取士之旨故不宜必以文采為輕重也可而進  
否而黜一日一日而九迁沒齒而不用又豈以  
資考之為程準耶然則不察其行何以命官不

取士  
官察  
才行

覈其學何以考績臣伏見比年御史轉郎官拾  
遺迂補闕由文學入仕者其本朝皆常典也然  
未聞命官之日天下有以知其由至於綉衣持  
斧不聞擒其姦決其獄而得者崇曰前武帝天  
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  
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既得而迂  
亦如是二端登賢之象也若然陛下於此不察  
其行何以察之不覈其才何以覈之若陛下命  
一官迂一職必使天下之人聚旅相示曰由某  
善而得全其善而夫則人勵於躬而悚於行矣

德行吏  
三科

臨事不惑居官必聞謂之非才臣未言其非才也若能則才與行由考績而見矣黜與遷由事而至矣苟不然則園首方足者一呼而千一唱而万其何以察之哉陛下又責臣以適變之術則不若別命天官冢宰與岳牧府寺訊以德行吏治別為二科歲與文學同臻于會府撫其事實有用舍奉之當否有賞罰內以備四科之選以叙九品之才則吏之條貫亦於是乎在然此羣言皆及矣故臣不敢詳究而論之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殺性徵於

前性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復勿并以稱朕意臣聞脩人事以序天道皇王之大典今陛下幸以六氣百祥之為問徵臣敢不遽數以終之昔者一婦之寃其感於天也有三年之旱為獄獄吏獄郡獄中獄為獄之獄生獄立獄祠獄號獄曰獄于獄公獄祠獄東獄海獄有獄孝獄婦獄少獄寡獄亡獄子獄養獄姑獄甚獄謹獄姑獄欲獄嫁獄之獄終獄不獄肯獄姑獄謂獄鄰獄人獄曰獄孝獄婦獄事獄我獄勤獄苦獄哀獄其獄亡獄子獄守獄寡獄我獄老獄久獄謂獄鄰獄丁獄壯獄柰獄何獄其獄後獄自獄經獄死獄姑獄女獄告獄云獄婦獄殺獄我獄母獄吏獄捕獄孝獄婦獄孝獄婦獄辭獄不獄殺獄吏獄驗獄治獄孝獄婦獄自獄誣獄服獄具獄獄獄上獄府獄于獄公獄以獄為獄此獄婦獄養獄姑獄十獄餘獄年獄以獄孝獄聞獄必獄不獄殺獄也獄太守獄不獄聽獄于獄公獄爭獄之獄弗獄能獄得獄乃獄抱獄其獄具獄獄獄哭獄於獄府獄上獄因獄絳獄疾獄去獄太守獄竟獄論獄殺獄孝獄婦獄郡獄中獄枯獄旱獄三獄年獄後獄太守獄至獄卜獄筮獄其獄故獄于獄公獄曰獄孝獄婦獄郡獄中獄枯獄死獄前獄太守獄妻獄斷獄之獄咎獄黨獄在獄乎獄是獄於獄是獄太守獄殺獄牛獄自獄祭獄孝獄婦獄冢獄因獄表獄其獄墓獄天獄立獄大獄雨獄歲獄熟獄郡獄中獄以獄

夫敬重一夫之怨其感於天也有六月之霜暘  
于公 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諧之被繫於獄而况於一方  
微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  
之人陰愁慘怛而未之恤乎此則害六氣却百  
祥者亦云至矣臣請指明而述之且臣聞古者  
天子之女下降於諸侯蓋時行家人之禮婦形  
管之美崇曰靜女詩靜女其妾貽我非徒誇侈  
靡輝風俗而已也及後有主之臣不能曉上意  
以由禮於是聚徒以輟耕鳩女以罷織雕鏤金  
銀紐緝紈罽烹羊宰牛血流如河獻琛奉餼一  
費巨万於是方城千室之吐亦不曉上意以為

婚禮然也吾君意也天門沉二邈不敢詆乃低  
徊以淚流於是暴臣得以肆其威於下國窮人  
無以號其怨於上天弊成因緣為日曠久抑臣  
又聞陰怨之氣豈徒然乎聚為密雲洩為大水  
極則鬪變則旱故宰天地者導陰陽之氣收黎  
元者合男女之時臣願陛下念貴主之笄年則  
憂三等之親有怨曠之女覩婚儀之納幣則憂  
一方之內被剝削之虞夫然則陰怨之氣銷而  
六氣序天地之運和而百祥出網緼交薄光煥  
圖謀者可勝言哉至於生二之理無長短也得



壽羣生  
仁衆性

其死而為壽也無故而兵之則力死無故而刑  
之則獄死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則餒死寒死少  
死所長老无所養則孤老老死舍是而生死長  
短者皆壽也苟陛下寤寐造次必於是則仁壽  
之化洽羣生而福衆性者盡斯而已乎徵之前  
言既具於上設之當代顧陛下行之之意何如  
耳安有所從之難易哉臣以帝王之難不在此  
夫難者一則持盈之則定傾所以九廟有不遷  
之宗表定傾之難也實陛下有二王之後表持盈  
之難也今陛下定傾之功揭日月矣持盈之道

持盈  
定傾  
之難

頗有誠難夫富於春秋誠在黷武果於英斷誠  
在尚刑深居無事誠在好逸遊宇內清平誠在  
侵夷狄戒之不倦政之不違乃至於陰陽失和  
父不哭子帝王之功臻是而至矣若臣者隴西  
生男子其生甚微其死甚易然而其志甚壯頗  
有憂天下之心常懼有心不得言有言不得達  
今幸遭遇陛下策臣於赤墀之下又賜臣之策  
曰勿猥勿并以稱朕意善然者是臣心得言言  
得達之秋夫天子聖而下臣直今陛下固當宥  
臣之罪而納臣之忠但不曉有司之選識天心

乎伏惟陛下深察之此治乱安危之大計也

元稹賢良策

本傳元和元年應制奉才識策茂明於時用科登第十八人積第一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二業

一崇曰書臯陶謨无教逸欲有邦疏二業二

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謹直以

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書大禹謨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言

曰俞班師振旅舜干羽于兩階太旬有苗格

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崇曰前文帝紀二年

極諫者晁錯傳詔有司選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時賈誼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賢良云云臣時濟俗罔不

率繇厥後相循有名无實而又設以科條

茂異舍斥已之至論用无用之虛文指切著

明宰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

用發懇惻之誠咨臚用之要庶乎計之可行

行之不倦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

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

家光澤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万方懷仁

三王之礼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奉浸澤于

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

常世數者之弊

主父偃分王子弟

穰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  
 衣食罕儲念彼疲吐遠垂富庶督耕食之業  
 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下有重歛之困  
 幸何才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  
 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  
 昔主父偃懲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崇曰偃說  
武帝曰古  
 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姜弱之形易制奈諸侯  
 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亂  
 急則阻其美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  
 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陛下今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  
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  
國必備自請弱上從其計夷吾致霸於齊

管仲內政

元帝優  
光武責

桓而行寓令崇曰前刑法志齊桓公用管仲  
仲卒伍修甲兵大國亦稱修之而小國設備  
而難以速得志矣於是地作內政而寓軍令  
分讓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精求古人  
 之意啓迪來者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  
 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  
 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  
 業竟衰崇曰本贊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牽  
制文義優存不疏孝宣之業衰焉  
 光武責諫於公卿峻政非美崇曰朱祐等  
帝方以吏事責三  
公故功臣並不用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  
 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

與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之福也微臣其敢恣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試納崇曰書舜典敷奏以言豈虛美哉蓋用其言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崇曰書益命上王言惟作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之德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說然而率不能選列條對施於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

古者以言試納

漢唐策士不得用言之實

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哉若此則徒說試言之科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暮敗之不服又安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先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秩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其策問其事得其策齊其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行耶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片已之正言貴著明之確論斯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微臣所上愚

天子以策濟人

對昏指病陳術而為要典不以率凡躰論而飾  
辭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詎理雖鄙必書固  
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  
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  
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  
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齊人則臣終始之  
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  
欺天之罪將宜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所  
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廢  
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難之術酌推恩寓令

高祖  
宗撥亂  
致治

之宜皆當今急病也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  
高祖撥去禍亂文皇鞅繫干戈被之以仁風潤  
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  
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  
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人治故敬讓之節著  
而勸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  
至德稱至德者與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  
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  
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進焉曠  
初帝即位用姚崇為相崇老薦宋璟自代二人  
張為中興賢相崇以開元九年薨景罷政事十

明皇始  
治終亂

七年復為尚書右丞相四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

大和崇曰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

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比後稱姚宋它人莫比

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率

巡守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張曰開元十三

十一月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晉從官於

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上祀昊天上帝於

山下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禮既畢行物亦隨

耗天室之後征成率與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

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以來

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

將興先  
息兵

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適役逃征之罪多而權

筦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

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

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敷之微臣以

為將興禮樂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

言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

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者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

讓立則爭奪之志銷爭奪之志銷則和順之心

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

富庶人之大略也陛下不必欲責臣以詳究之

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  
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故古之不農而  
食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  
難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  
物之智則食之是其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  
智者之事也有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  
此者不耕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  
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常寡而  
賤貨者常多豈姜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  
之事則不然卒伍廢簡稽之責百貨極淫巧之

不農而  
食

功列肆兼盡井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邪絕  
俗之正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  
挽姜之勇有橫擊詔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  
而九游食蠢朴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  
此乃非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游墮  
之戶轉增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  
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  
隱之吏尚不能行若惜斷擊持之則轉移於溝  
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歛無逋負則為上第以  
臣觀之是陛下賦者誠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

農桑之稅既如是墮游之衆又如此農桑困則  
恣本之心薄墮游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  
治也今陛下誠能明試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  
雕鐫之工罷商賈兼并之業黎浮圖之行峻簡  
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戰耕之術則游墮之人  
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  
開元之盛復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  
由後安在陛下悠悠誠之慎之而已乎至於主  
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矯推恩管夷  
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今皆時之

權術也離規策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而明  
於聖朝哉臣雖淺庸尚不敢言禹湯於皇帝之  
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遑詳及而  
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執契則群下用情  
任下則庶官死當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  
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  
委之於下而用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  
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季興而經緯  
之道喪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  
計之期速也臣請條例而言之夫神農斲耒耜

漢元  
尚儒  
卷武  
評吏



唐堯  
舜禹  
種阜陶

教闢釋標曰易繫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所以墾  
眼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過稂莠之滋焉其所  
以過之者芟夷錢鏹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  
百揆崇曰書周官唐虞稽古建亦所以植舜禹  
而種阜陶也又不能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  
辨之者放棄戕戮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  
廢耒耜之用故能盡足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  
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  
下知所任顧行之如何耳是何謂任之必不可  
也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與經緯之道喪

通經文  
字之科

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問及漢  
元光武之事臣請據數而終之今國家所謂與  
儒術者豈不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  
者又不至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辨析章條  
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通經之士蔑聞以是為  
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良於工文自試者又不  
至於雕辭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焉或出於  
此者則公卿可坐致即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  
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取者位高虛嘿因循者  
為清流行法莅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術

廷次進  
按之用

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不以朝廷有廷  
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朝選而不由文字  
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  
况張一目以羅万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  
者盡出乎其間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又可察  
乎哉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  
所以陛下將執契而難用情念垂衣而懼不治  
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  
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之制度之  
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書能專一者悉得謂

禮部以  
兩科求  
士

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  
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謂得  
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思  
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隸於朝者悉得  
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罷利  
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  
罷書判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  
每來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群  
吏之治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  
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爲治者則上賞

吏部設  
三式任

行焉若此則迂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  
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群有司之正長  
至於廉問節制者各奉備朝選一人外自牧守  
內至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奉備吏部績者一  
人因其所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  
至賢為不察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  
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  
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  
不登於最行不志於人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  
役任之若此則式用之叙常而尺寸之才無所

棄矣兩科立則群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  
執左契以御之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  
之運支軀曼曼無發於心目乎察群材如用明鏡  
之形美惡曩曩逃隱於明鏡乎然陛下闢四門使  
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貢士之目視達四聰以  
明賢之耳聽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黻纁  
塞耳而芥動必聞則使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  
責之術又烏足繁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  
人在上人天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  
君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

戴白話  
開元之  
政

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已來天下之人憐  
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  
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興焉此臣之所以汲  
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

增注唐策卷之一

增注唐策卷之二

策

白居易賢良策

本傳元和元年制策乙等調蓋屋  
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以痛哭者一  
可以流涕者二可以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  
十餘載方大治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  
所以至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  
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治也是以雖盛時也賈  
誼過言而無愧雖至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

文帝明  
聖旨誼  
忠謹

聖王思  
至治求  
至言

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表談然臣  
觀魏晉已來天下之治曾未有髣髴於賈誼疏  
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作於文帝乎臣之忠謹不  
迫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  
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稱之念漢之  
極諫而問之病虛元之文无用者擬至言之斥  
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悃  
辭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治求至言之明  
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微臣之才試  
效於古人輒欲至言以裨陛下明治万分之一

太宗神  
武之姿

也裨之者非敢謂言必可行也躋用之必可明  
也且欲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  
臣出焉元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  
俯伏以待罪戾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  
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  
救疲毗之方辨既往將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  
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万世之福也豈惟  
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矣臣聞疲病之作有因  
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  
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平天下之亂

五龍册  
元之禮

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音引韓休傳帝  
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歡何自當二  
宗之時利無不興弊无不革遠无不親近无不  
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  
无不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觀前元  
雖二王之明備无不講也禮行在上下下輯睦  
樂達在下之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懷仁刑  
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照耀而自遂焉雖成  
康文景之治无以出於此矣暨天寶已降政教  
寢微寇既發兵亦繼起兵以過寇寇生於兵

安黎元  
先省征  
徭

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  
而廢耻无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  
上无定費雖日峻權之法而国用不充日削日  
駸以至於耗竭至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  
也是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  
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  
未修政教而望寇盜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  
之息雖太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  
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人不能為伏惟陛下  
明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明欲息征徭先念息

鞏明意鞏先鑑寇戎明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  
者若政修則下无詐偽暴逆之心而寇戎所由  
銷矣寇戎銷則境无與廢攻守之役而兵革所  
由息矣兵革息則国无饋運飛輓而征徭所役  
省矣征徭省則人无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  
以安矣臣切見今之寇戎雖以尽銷伏願陛下  
不以難散而自疑无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无  
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乱革心誠  
信明則獷鷙歸咎革心則天下逆節之寇不遏  
而自銷歸咎則天下已整之兵不散而自全然

後重稅日可減黎甿日可安富庶日可滋困竭  
日可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  
形因其廉讓之風行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  
矣乘其和悅之氣致之以樂則樂易達矣善其  
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  
之失莫先於戒戒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  
莫大於寇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瘵之  
失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  
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弱七國施之今日臣  
恐非宜今且万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

齊行  
漢用  
推恩

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明何所寓耶今  
除國建郡置守罷侯无爵土可疏非主父橋弊  
之日也雖欲推恩何所推也但陛下嗣貞觀之  
政弘開元之治必先明二宗而施乃業何區區  
以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說或  
備於此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  
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孝而業衰貴課實而政失  
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所共疑陛下幸念之  
今臣有不見天下之治興矣六執契之道垂衣  
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之始也委之於下

王道  
樞要

者言王者之治凡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无  
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  
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无巨細悉專之於  
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孝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孝之  
過也李之不得其道也光武督責於公卿而峻  
政非羨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  
請重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大垂衣不言者豈不  
謂无為之道乎臣聞无為之道而治者其舜也  
欤李曰語云夫何為哉舜之治道臣粗知之  
矣始則懋於修己李曰語修己以安百姓勞於求



舜先有  
為而後  
不為

賢李曰左文十八年舜卒八位使主后土明察  
其刑李曰書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  
慎其賞李曰賞重于外叙百揆李曰舜典納  
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委  
於恭已逸則得賢刑明至於无刑規上賞明至  
於无賞李曰前公孫弘策不百戰不戒而卒万  
事不勞而成端拱梳立於无為之地夫如是豈  
不真无為者乎微臣以為无為者非无所為也  
必先有為而後至於无為也老子曰无為而无

唐虞  
承天  
下

不為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无效者  
此由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  
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大者簡者君道也  
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纖小而衆事細而繁  
非人君一聰一明所能周覽而遍察也故人君  
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  
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虞垂其衣以治天下宗曰  
司空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其工益作  
虞夏典禮夔典樂龍納言陽係垂衣裳而天下  
治蓋取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終其治以王天  
下崇曰語武上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注亂治也  
下治周者十人謂周公曰石公棄太公望畢公

君得君  
道臣得  
道

散公太顯開天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  
以取天下崇曰運等惟惟之中決勝千里之  
必聰吾道不如掃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  
所以姬三君子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  
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  
然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  
以為君得君之道也雖專於上而下自有以展  
其效矣臣得臣之道也雖委於下人亦无所閉  
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  
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

思賢能  
以濟治

聖主制  
欲於未  
萌

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无為道於始終勞逸之  
間也二途俱失較而可知陛下但幸中而行則  
无所惑失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  
其治求謙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  
情末章曰興自朕躬无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  
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  
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心萬一焉臣聞古  
先聖王之治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  
无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昧於是莫不欲  
呈其始悔追其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疾之

唐二

反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乱而後遏  
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暴乱也  
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懋則懋矣不若  
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凍而後衣  
之人餒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  
稅使不至於凍餒也卒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  
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  
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  
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  
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然則保邦常在於未

保邦於  
未危

危恭已常居於无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  
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  
之治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李曰語朝聞而  
况充才識之貢承体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  
昧万死當盛時獻至言者此誠臣朝聞道夕死  
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吝  
易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

劉普賢良策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即位奉賢  
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引諸儒百餘人

贊云

本

哲王厚  
下以之  
本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為端拱  
思道陶眈心以居簡凝日月而不宰厚下以  
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  
仁壽物无疵癘意感德之所臻莫乎其不可  
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寔百偽滋熾風流寢  
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  
搆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  
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  
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  
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意

京師諸  
夏之本

天李明  
教之源

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  
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入學  
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  
乎頽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  
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  
也聽人以言則枯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  
不形崇曰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崇曰記大學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煩於今而鮮於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理思所以究此繆盤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

夷吾輕  
重之權

嚴尤底  
策

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憤冀  
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濟造廷待  
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  
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  
何澤斯惠乎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  
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  
重之權孰臻於理崇曰史齊世家相公得管仲條國政連五家之兵說  
輕重魚蓋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太史公曰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微  
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嚴尤底定之策孰叶  
區區之齊頭或謂名  
於時崇曰唐張秋傳亭劉凱以為嚴尤下而  
區區之齊頭或謂名  
而未足能具至信周得上

心賦考  
課何先

叔子克  
平何務

策秦得其中漢元策也此中夏以故四方周  
之道也故曰上策秦策長城險中故曰中策  
策漢武帝上策無一能臣之也故曰下策  
不用耳漢得下策謂之  
狄也漢得下策謂之  
從人而奉元凱之考課何先崇曰晉書預字  
之元崇曰晉書預字  
事不崇曰晉書預字  
之遺崇曰晉書預字  
歷代崇曰晉書預字  
叔子之克平何務崇曰晉書預字  
左僕射崇曰晉書預字  
懷遠崇曰晉書預字  
伐吳崇曰晉書預字  
之功崇曰晉書預字  
羊大傳崇曰晉書預字  
此龜崇曰晉書預字  
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

親覽焉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无路而不得進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聖德嗣天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謬猷詔外華言極諫者臣既辱期幸亦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遺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言

言極諫

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祇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

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  
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  
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李校之官廢列郡干  
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  
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  
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  
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  
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  
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  
死伏惟聖策有求言歲闕之言審政下疵之念

非大德  
之中庸

請言存  
亡之變

元氣  
之始

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逐小臣屏蔽蒙之志則  
革於前乎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  
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  
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无景上  
之策並規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宗  
書聖典三載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  
干辭曰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俱非大德之中  
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  
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歷肝  
膽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

王著終

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乃行之終始不懈  
而已臣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  
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下者當奉  
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奉時以終歲奉月以終  
時春秋雖死事必首書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  
若天道以謹其終也崇曰經元年者何春王正月  
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注變一為元者氣  
也無形以起有形天地之始也王者繼天奉元  
養成万物股肱傳雖無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  
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  
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

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盛德矣

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世滋熾之漸乎

崇曰史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教小人以野

故嚴人承之以教之教小人以鬼故問人以野

以文文之教小人以德故教德莫若臣故曰惟

陛下致之之道何如尔臣前謂若夫任賢暢厲

宵衣旰食宜黜右左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者

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

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

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

陛下以布衣之人不足以定大計耶或乃機之

禮

十一



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恭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其微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方古為恨臣謹案春秋人君之道在躰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

居正

漢武帝言之略矣崇曰經隱元年注凡人君即一年一月也仲舒策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辟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昔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四方遠近莫敢不責於正其所未

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闞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崇曰襄二十九年闞殺吳子餘祭殺闞閭門者也寺人也

崇曰襄二十九年闞殺吳子餘祭殺闞閭門者也寺人也

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閭不得君其君也禮君  
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甲敵不逃逃人非所  
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貴也幸至賤而  
加吳子吳子近刑天也閭弒吳子餘祭侯之也  
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  
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  
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  
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  
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  
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  
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蕭牆之語蕭  
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一發生惟懼臣恐  
而加爾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官闈之

曾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崇曰後官者傳節相帝  
時廷中常侍策三靈帝  
封長安卿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蕃  
等覽相帝初為中常侍以誅梁冀功封高卿侯  
後誣殺李膺此官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

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  
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崇曰穀  
梁傳元  
年春上不言正月者无正月也定之无正何也昭  
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无正終  
先君无正終則後君无正始也今忠賢無腹心  
之寄闈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  
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

將危

天下之  
傾

也臣謹按春秋三子札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  
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尊王命也宣十  
五殺之王札兩相殺伯毛伯杜預注稱殺者兩下  
札也蓋經文劉札字義梁傳王札于者當上之  
下相殺不志手春秋此其志何也兩下相殺也兩  
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王命以殺  
存者命也為天下王者天也終天者君也君之所  
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君也且天之所授  
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  
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  
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

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端者以其能逐君  
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崇曰定十三年  
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鞅  
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趙鞅歸于晉此  
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鞅歸于晉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此逐君  
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  
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不達人臣大節而  
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  
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  
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  
崇曰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无得入  
群臣絳灌等莫敢入會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卧曾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与  
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巨等計事  
顧獨与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帝笑爰盜當車以抗詔嘗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  
而帝笑爰盜當車以抗詔盜伏車前曰陛下奈何刀  
鋸之餘具載京房發憤以殞身權顯友入五鹿充宗為  
尚書令与房中經論義相非二人用房嘗宴見  
上曰今為乱者誰哉房指石頭顯充宗皆疾房  
欲遠之言宜滅以房為魏郡靈武不顧而畢命  
崇曰後武傳靈帝時輔政常有殊翦此皆陛下  
宦官志陳蕃亦素有謀事敗武自殺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晋狐射姑殺陽處父書  
襄公殺之者以其三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  
之戒處父所以召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

其情則下不敢尽意上其真事則下不敢及言  
傳有造膝詭辭之文崇曰穀梁文六年晋殺其  
大累上也襄公已葬其所示上之辭言之何也君  
漏言也上世則下闇則上聲則闇則聾無以相  
通夜姑射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晋將与依  
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之陽如父曰不可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  
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諸  
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  
襄公死如父王竟上之善夜姑使人殺之君漏  
言也故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用我則不可不  
我則无乱其德晋孤夜姑出奔狄選傳季友表  
忠規密諫潛慮惟幕易有失身害成之戒崇曰  
易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易有失身害成之戒崇曰  
易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而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也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

相訪便  
發召

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  
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  
口重茲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  
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  
下感悟然後及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  
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  
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  
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  
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

飛九  
下天

克承丕構終任啓之效无肝食之憂矣臣前所  
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  
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  
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崇曰書舜典  
咨四岳咨禹稷契皋  
陶垂益伯夷夔能不失其率不二其業不侵  
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  
必率四凶在朝雖疆必朱崇曰左文十八年昔  
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  
八元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  
八元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  
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顛頑  
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  
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胤四凶其天下同心戴

禪以其卒十六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  
世崇曰史始皇紀二世元年趙高為郎中任用  
世事高欲為亂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  
世成謀殺二世世自殺漢之元成幸傳石頭  
世弘恭少生自刑選為中尚書元帝即位數年恭  
世死顯代為中書令帝委以政事幸傾朝成帝即位  
世位近為長信中大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  
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  
之道不任大臣不下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  
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  
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  
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

秦失於  
漢失於  
於弱

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  
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凶  
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蔡顯並見陛下又何憚  
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  
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  
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死  
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  
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  
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

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  
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  
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  
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然已取其滅亡也崇曰穀梁傳喜十九年梁亡  
梁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  
釋曰梁自亡也如加力沒焉酒不足道也  
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  
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  
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

百姓之情不可不知

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  
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  
哺焉如師之教道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  
明愛之如父母令或不然陛下親其貴符分曹  
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  
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  
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  
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令海  
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  
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

主崩之  
夏有旦

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  
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  
神怨怒陰陽錯紕君門万里而不得告訴士人  
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  
主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厲繼之  
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崇日臻二  
發關左成通勝廣為此長行至斷大澤鄉會  
應者并誅以重殺為天下倡多赤眉黃巾不  
獨起於漢赤眉後樊乘起兵思其與赤眉黃巾  
亦以為隱微時人謂之黃巾賊故臣所以為陸

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  
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  
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  
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  
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其美然而紀綱日  
紊國祚日蹙姦女九日羈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  
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親上自陛下御宇  
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  
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  
始以塞万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



忠貞  
用乎直

焚之  
已先修

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  
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  
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  
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宗  
之情俾万国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  
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  
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修以德則人不勸  
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  
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  
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

君以知  
悉為明

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  
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  
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  
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  
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  
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  
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奉賢  
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  
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  
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

禁與之  
和在導  
性

遂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  
壽在乎立制度之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  
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  
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美則仁義  
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  
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  
寧万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害在致乎精成  
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崇曰穀梁傳二年不雨者勤也  
三辭請正月不雨者閏也閏者勤也夏四月不雨者

首有恤  
人之心

頌廣三  
時之務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  
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崇曰十年自正月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閏也同也故僖公致精誠而  
不閏雨者无志乎民也同上旱不害物文公無郵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  
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  
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  
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  
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与人力皆勤  
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  
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

斥游墮  
駕耕食  
碩穀考  
課定選

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崇曰穀梁傳莊二年冬大无麥禾本者有顯之辭也於既國非其國也臧孫辰告糴于齊諸侯請也穀曰非其國也諸侯无粟以告私行也國无九年之蓄也不足故卒臧孫辰諸侯相煇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与之言内之臣碩斥游墮之人以篤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

務其本臣碩穀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相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委之禁率秦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穀曰明備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相盟不夫明備何以日美之也見天子之禁備之也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

而制軍

古者兵

宗修  
復古制

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而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又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間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崇曰唐兵志太宗貞觀十年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開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尉諸衛初府兵之置居光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有事則命以出野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

復成周之制

止於養動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弃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縲藩臣于凌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止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正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

國家貴  
祿能

刺史理  
本之根

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以制豪  
猾之彊無踰檢之患也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  
李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  
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李諸生無脩  
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  
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彊可  
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  
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

雕鏤不  
室

身令  
國之長

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  
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綉彫鏤不蓄於私室  
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干枝葉者由考言  
以詢行也崇曰書舜典詢事臣前所謂刑于耻  
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  
衆可罷斥惰遊者並見策已備之於前矣臣前  
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  
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  
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  
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  
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景帝即位請諸侯之非過削其支郡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帝遂斬忠臣之心  
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  
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昔龍逢死而起殷崇曰桀恃威陵韓諸侯以及  
而不去桀焚黃圖殺北民開龍遂引黃圖進諫立  
龍逢衆庶莫敢直言比干死而起周崇曰史記  
止先干姜諫紂怒曰吾聞至韓非死而起漢崇  
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韓非死而起漢崇  
史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方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

善也秦曰急女歸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  
使秦秦王倦之李斯姓賈害之毀曰韓非歸之  
公子今王不用父留而歸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  
自陳蕃死而起魏蕃志薛中官會實武有謀蕃  
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困與實武謀專今  
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執蕃送獄害之  
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死以  
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  
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  
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之疵革  
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儉近古  
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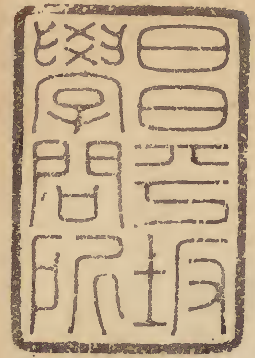
陶鈞之  
道在擇  
相  
保定之  
功在擇  
將

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遙无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閭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

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增注唐策卷之二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A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and horizontal lines, containing very faint text.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ink bleed-through. The table structure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several horizontal rows.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